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三

英國馬懇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新疆

初英國未與他國通商既有地狹人稠之患而又不能餬其口於四方不免日憂貧餒其以工作爲業者幾致無人顧問偶或受僱工價既賤謀食良難而英廷反嚴外糧入口之禁者則以欲保田主及農家者流不致耗損也然承平無事民食已慮不敷況恒從事於戎行食之者多生之者寡百工之困何可勝言夫英人保業之例累代相沿禁外糧以保農民固然其無足怪況英廷於保農之外更有深思遠慮爲當時兵革不息英人枕戈待旦常若有大敵之當前然計既禁外糧民皆賴食則必思擧荒地而盡墾之然後一日有警本國之

食已足養本國之民無事仰人鼻息且英廷本不願與他國相往來苟有所需皆若足乎已無待於外也者其視他國也非世爲仇讎即情同胡越久而久之英人之失業者十居其五即使有事亦無需然日勤動於偷得浮生半日閒之趣則得矣其若仰事俯畜皆有入不敷出之虞何

續一節英人居邊方

海外有荒地焉較英國本境多百倍而不止其地且極肥沃從未經人墾種若舉英國失業之徒遷往耕植地力既以發洩而有所用人力亦得所藉手不致食貧夫婦常抱牛衣對泣之悲豈非一舉而兩得乎然自古至今從未有先我而爲之者倘使忽略此想不免驚世駭俗矣○百年以前英人去國離鄉以謀食於遐陬者寥寥無幾故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有人通盤核算僅得一二千人耳當此之時歐洲苦戰頻年

第二節 流放罪人之地

國庫皆憂匱乏貧戶生機之蹙所不待言閱美國已離英而自立政令寬厚時會承平漸有英人航海而去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重行料民之政知出外謀生者已多至三十六萬八千人又從一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通算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前後六十年中英民七百二十五萬名曰皆長妻子有田園於他鄉不再詠黃鳥之詩以冀復我邦族其中十分之六七已占美籍而為美國之人十分之三四則分往英國所屬各洲之新疆

美國之地共十三省初隸英之版宇固無所謂美國也是以英國發配之犯時或安置其間皆者英國罪名不少或有誹毀朝政欲改舊章者一一定以流罪務俾本國之人不為熒惑其餘尋常雜犯之流至美境者繳之誘毀之徒尤多大半既而美人舉盛頓合十三省之地自立為

美利堅國、英人始不再流放罪人至此、惟其時英國善士果淮德、已問徧各國牢獄、謂獄囚受刑太重、宜則設善法以治之、英國從之、有欲監禁爲徒流者、急須定地安置、一千七百八十八年、乾隆五十三年英人足跡已至澳大利亞洲、爰割取大於英國本境三倍之日澳洲、名之曰新南威利士、徙流各犯、遂有安置之地、歷年五十、凡英人之至澳洲、英國新疆者皆捐衣黑索之輩也、既以此地爲若輩遣戍處、力爭上游之人、自不甘無爲戾止、然亦有不盡罪囚、而以貧乏之故、轉徙至此者、更有前雖犯罪而後已改惡從善者、皆漸思於此定治國之法、并會議曰、英人棄此地如石田、故使罪人結實之而已、然人既犯罪、必莠多而良少、久任其萬里遠來、如水赴壑、異日豈能相安、遂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訂定章程、不准英國再遣罪囚發配到澳洲、此章既定、然後英國良

卑三部
以拿大

謂之到澳者日見其多矣

英國新疆之最大者莫若坎拿大坎拿大地處亞美利駕洲北抗於美國之北其地之廣袤亦與美國十三省不甚懸殊（坎拿大全境直古歐羅巴全洲四分之三至其國全境共英程三百五十八萬方里可謂大矣若以中國而論合滿洲蒙古西藏新疆以英程計之實四百四十六萬方里）徒以氣候甚寒未能如美國之稠密然其蒸蒸日上之勢速於置郵而傳命逆料後此之興未有艾也○查坎拿大新疆之地本極肥美乃農民種植百穀後收穫之豐有出於意計外者坎拿大之漫泥土扒省與美國密細細皮省相近密細細皮省英田一畝所收之麥約英量十四斗農人猶費苦辛漫泥土扒省種麥之農夫似絕不經意也者亦無糞料以加培植及麥秋既至英田一畝竟收英量麥四十斗此近事之信而有徵者沃土之名四播人之願往墾治者趨之若鶩年來英國又自坎拿大之東海口築

一鐵路直通至西海口計長英程三千餘里於是獲益更多出入口貨物既殊便捷而日增再閱數年英國本境所需之糧食可全行取給於此而不虞匱乏矣若坎拿大人更能取其地中所蘊之藏以供人用則旺氣之來尤可安坐以待也○坎拿大之地雖幾埒歐羅巴全洲而其生齒僅有倫敦一京城之數地廣人稀一至於此故英國出境工人前以美國及澳洲爲樂土者今聞坎拿大日臻繁盛往者亦日見增多計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英人往坎者祇一萬七千三百七十八人迨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竟增至四萬四千四百二十四人其中亦有先往坎拿大畧嫌不便而南行入美界者○坎人雖絕少而通商貿易之事已有可觀蓋其地面所產之糧食木植等貨皆爲他國所需而其入口者則以歐洲運來之機器及布匹呢絨爲大宗統計出口貨約

續回紙新舊地大對映

年值英金一千六百萬鎊入口貨約年值英金一千九百萬鎊至英參大雖爲英之新疆而通商之事皆由自主故如上所開之數半與他國相通非拘拘焉必令各貨買自英賣於英也

英國疆宇遍於五大洲又皆開廣無窮實爲萬古之所未有論其地面實占全地球七分之一論其人數實占含生負氣之倫四分之一其所轄各新疆各屬地者較之英倫蘇格蘭阿爾蘭等本境大至七十六倍試爲分而計之美洲之屬英轄治者凡英程三百五十萬方里凡英程一方里約合華程十方里亞洲一百七十五萬方里非洲五十萬方里按此書成時之數也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非洲屬英之地已增至英程二百七十五萬方里澳洲三百二十萬方里大半皆百年來所闢論其廣袤有英程三百五十萬方里者坎拿大也有英程二方里者西班牙之地中海口也大小不拘惟便所擇者其有屬地五十四處而其

人數則總共一千八百萬名口、按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丁口冊已增至男女二千餘萬名口印度及澳洲等不在此數也英國初得各地之時一切法律章程俱由英廷所命專以裨益英國本境而設今則各新疆皆可自舉官吏自定法律其人又大半皆有權舉官之權官既受舉所定律章務各有益於本土惟總督巡撫等大員仍歸英廷命往耳○初各新疆之隸於英也所入不敷所出英廷歲以巨金津貼之今則官吏治國之費將士保國之費各由本土籌欵付給不勞英廷籌畫然其所定章程竟有反不便於英國者即如英國所出之貨各屬地竟可任意加稅始准入口銷售之類是也○若論新疆保國一節近年各大國既不肯任便占地英國即不必多派將士其費大可節省或謂當此之時英國宜與各屬地合而爲一立一通商章程不使彼此歧異語頗近理其成否雖未可知然新疆及屬國之人各懷此意或

可底於有成余則謂其成也固妙其不成也無妨蓋英國與各新疆既屬和好無間遇事則協力籌辦無不樂從萬一有所不便則竟各辦各辦亦無所難英國必純任自然斷不能以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强迫美國之事移而施之於各新疆也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四

英國馬懇西元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法國 第一節 滑鐵盧戰役時國情形

法國復立君主

法皇拿坡崙族補拿破脫名毒痛歐境致遭公憤合兵再敗之於滑鐵盧拘囚海島當時英國實爲領袖其他如俄羅斯如奧斯馬加如普魯士如比利時如意大利如巴哇利亞如殺克生如馬加如漢落非如西班牙等大小各國受害日深蓄怨日久軍符一至無不乾乘補卒秣馬厲兵甞雪頻年之恥計直入法蘭西內地者共有弁兵一百十萬人滑鐵盧戰場遂爲歐洲戰禍之結局法之淫威盡逞於此法之權勢亦幾滅於此且將戰未戰已戰而未能戰之時此一百十萬人者飲食日用無不取給於法法民不服則各健兒紛紛擄掠財物之搜求無論矣所

至寸絲尺布、亦皆有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之勢、法民之所畏者、多至不可紀極、既而法之師徒、撓敗皇帝成爲各國共罰法國、以英金六千萬鎊（按華幣市價約合銀二億四京兩）爲犒師、拿坡崙部下之兵散亡絶滅、各國又强立其舊君、布爾奔氏、使之主持國是、各國之兵、雖多既撤、然猶抽出練軍共十五萬人、發英國將軍惠靈吞侯將之、駐防法境、以保護戰勝之權利、而坐收其罰欵、此十五萬人者、額給軍糈與或有分外之要求、前後五年、無不取諸法庫、法民又恐客軍久戍、仍肆擄掠農商人等、但以能餬其口爲幸、斷無餘力以納賦稅、昔年法國之雄、爲他國之所未有、此日法人之苦、亦爲他人之所未嘗〇法人之受苦、固屬無出其右、然各國之所以待法者、則殊未見其太苛也、拿坡崙强奪他國之地、雖使之各歸元主、拿坡崙勞索他國之寶器、雖使之完璧歸趙、而一千七百九十

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法國本有之疆界仍任法人隸轄法之傳國寶器仍一一任其珍藏罰令法人犒師之金數雖不貲而較之三年以來拿坡侖罰取他國之兵費則亦相去天淵也

法國既一敗塗地矣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前之威力今則不能勝一匹雛矣欲求一兵一卒而不可得矣全國之地爲敵人戍以重兵而掌其財賦矣強壯之丁男屢從拿坡侖爭城奪地肝腦塗膏原野矣通商貿易一途幾不能如碩果之僅存矣國庫中尚存之金錢已爲列國取充罰欵矣其各公司股本百金每歲約可收息五金者今以無人願問之故貶價求售已賤至五十七金矣當按期應付罰欵之際不得不稱貸於人移東以補西矣且一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又遇大兵以後必有凶年之慘糧價翔貴貧苦小民至有流爲餓莩者苦中之苦何可

勝道法政府乃為平耀之策以濟災黎、似此情形驟圖光復故業、人固不之信已亦未敢言也、庸詎知比及三年已漸有萬象昭蘇之意、貿易日多矣田禾之收穫豐矣列國所索犒師之欵訂約時限定年期使之分繳今乃未及期而悉數清還矣、客兵之壓境者、亦照約先期撤退矣、法之額兵又紛紛選募矣、富強之基漸定、雄國之名又使人震而驚之矣頻年憂疑困阻之苦一掃而空之矣、此蓋地脈肥沃民力勤能枯瘠遂皆有起色、不致使人歎之一蹶之不復振也、

法國舊君之氏族曰布爾奔（按西人以氏族行名雖冠於氏族之上而人孚稱之即如拿拔崙[illegible]之類亦皆其氏族也拿拔崙第一之名則曰補拿拔）一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五年）以君主之權過重不順民心法民逼令遜位凡伏處二十五年令為歐洲列國強令攝政既非出於自然恐民心必不肯服、然而法人喇嘛亭曾作國史、其言曰此未知法民

大不必有也法之大病在於民心之不定歐洲他國從未有紛更不已置君如奕棋類乎法民也者故各國雖以兵力扶奉其舊君法民不但無不稱願且更皆額手稱慶咸謂時事至此大家小戶無不受水深火熱之苦萬事敗壞淨盡毫無冀望卽彼筮仕之流無論爲民主所舉君主所命或以他途進皆相與扼腕而嗟一籌莫展而況各府州縣俱有外兵盤踞官亦無權以理事總之我等之苦況皆拿坡崙一人所貽者也言笑甚有憤恨填膺捧几大訴者是故同一法民也昔日奉拿坡崙若神明頌之以世上聖皇者此日則視拿坡崙如寇讐詈之以天下第一暴主今幸舊君布爾奔氏受各國之擁戴正我輩求之而不可得者或敢有他志以速罪戾且君既定位矣民間所舉之官與其君於用人行政之大綱悉照君主之法改絃而更張之者較君心爲尤切於是政府

更所定嚴律以預防仍求民主之害律文中有云凡有欲求民主者民間偶語略涉不敬君上者私藏拿坡崙之族幟懸之其家以記念昔年用兵之事者咸即日拘拏而資諸獄審實殺無赦且徧設巡邏員役但見形跡稍涉疑似立即解交刑部於是道路以目法王則反勸政府云刑法今稍嚴峻矣使民重足而立何以相安焉姑從末減乎乃政府以次各員皆曰嚴刑峻法以鈐制民之重思民主實為今日安法之首務否則反不能安而法之南省民人恨拿坡崙尤甚竟有株連至願從拿坡崙之人而加以殺害者復殺耶穌教之人蓋恐其與復拿坡崙之治法也法民好惡無常竟至於此殊可駭怪

第四節 法主黨亂 第十八

列國之兵擁戴布爾奔舊族之君實為路易第十八王即位時年已五十九矣當國步艱難之際歐洲各國之虎視眈眈者既亟需平安輯本

國之流離瑣尾者又宜加以撫綏庶幾列國稍免誅求本國畧存顏色而且法民歷年以來已鼓動其好戰之心以削平歐洲爲樂幸今必移風易俗而使之習於耕鑿勤於工藝趨於貿易彼此皆安分守已而爲太平之民知是設施已覺難能而可貴況其國中之人又有分門別戶之錮蔽甲黨欲東乙黨即欲西彼此相持牢不可破法王於此又必須處以公平斷以情理而後能翕然無異議故論路意第十八王之才力本屬未必過人然心地明白而其智則精決斷其仁則溥慈祥其處事則出以和平其治民則善能體諒至各國當時之情勢王亦洞其肯綮故又能隨時而穩適之人或有腹誹者王則不加以勉強隨事而變通之使人皆迺然意滿而去王又最能勸不和之人不和之國而使之和故世不乏出類拔萃之才力足以高出乎路意第十八王者然特其才

力、或者反致僨事、豈若王之因方成珪、遇圓成璧、陶融乎萬類、俾決裂不可收拾之國、漸底於無疆之休哉、法人既定諸事之大有造於法者、遂亦皆次第舉行矣○布爾奔王族、初既拂民之心、忽仍重主大邦、甚非易事、當各國擁戴魯意第十八王時、法國之在歐洲體面全失、貧窘萬分、法民自悔前非、故仍喜而奉之、然而法民之心、固屢變不窮者也、從前去國之法民、皆恐危亡之禍、懸於眉睫、恐舉其田產以賤值鬻之他姓、今由危而安、由亡而存、得地之戶、皆恐故主重歸、追理舊業、還家或將左袒、此其不安者一、敗殘流落之兵、追念昔日從戎屢勝之榮、謂今何不再圖大舉、以增光耀我丈夫也、豈甘以家貧老、此其不安者二、拿坡崙朝之身受殊榮、家叨厚祿者、至此刻俱無遺、怨聲遂作、此其不安者三、有此三不安之人、彼此刺探、朝政偶有闕失、即乘機鼓煽以興

民自主之心法民本久有此心祇以拿波崙在位之時勞民於外國勢滑與民志既紛無暇垂求之耳布爾奔族復登王位魯意第十八王苦心孤詣以致太平而民反以爲淡而無味況又有用主舊兵遺臣之唆發遂又謂民主一桊實爲當務之急當國家立一新章正欲頒行之際忽報巴黎民變兵弁四路彈壓亂民倔強不服此法京之亂也外省亦有蠢動之勢各大吏飛章告急而惜也法廷之平此亂民仍倚恃其勢力也被殺者既甚衆以用猛之道懲民民自不敢逞然會匪之謀拔者滑溢皆長王之世子斗孟麗佚爵又遣拿坡崙黨人偽發癲疾矣然刺死雖爲刺客者決非良士實則徧國中人皆以爲我輩之苦惟王所貽其心已毒如癲人矣而又不喜僧指碎之爲宰相遂有誣訴法廷者謂刺殺世子實僧指碎之主謀云

第五節 財政

魯意第十八王享國八年疾作薨於位有綜核其生平而將加論贊者謂王在位八年中兵革不興亦殊有益於國國家雖不甚安而農工商賈之屬皆有生色農人則春耕秋穫不違其時工人則織布紡紗獲利日厚民困已蘇而漸有豐亨豫大之象矣且耕種新法又較舊法爲精所產之糧不可勝食江海中往來輪船亦年多一年各海口貿易之數較王初即位時實增一倍織絲一業更見興盛可見民之度日必大勝於曩時與他國通商則增一半從前股分票價每百金之資本僅值五十七金者至王之末年已值一百四金國庫支放之款少於徵收之款斷無入不敷出之虞然又非重歛以肥公室也又并創立收稅之新法以剝民之脂膏也但以法民咸有蒸蒸日上之勢納諸國者自見其多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嗚呼豈虛語哉蓋栽培元氣者垂六七年法國之

第六節 高麗王第子

權又將不屬於他國兵額凡二十五萬名平常兵艦九十號別有額外之艦及尖兵艦若干號

曾意第十八王僅有一世子即斗孟麗侯也既遭亂黨刺斃王嗣已絕今王又謝世其弟韓禮第十承大統年已六十有六矣當其少時正值民情蠢動家國淪胥恐禍及已遁居他國流離轉徙幾不止半生道長然雖備嘗艱苦而悠悠忽忽不能察國亂之所以然故觀其外貌則和藹而聰明也聆其語言則靈變而敏捷也及考其居心驗其行事則膚淺至極國家宜握要以圖者安在俱懵然而無所知惟好馳馬以為樂其足冠乎法人者亦惟駕馭御駿無不如志之一端蓋雖白雪盈顛猶未減少年意興也又其生平頗知好道乃緣心地糊塗之故後竟倒持太阿以授天主教中之神甫神甫幸得干預朝政凡所設施動多窒礙

第七節 卹從前受屈之人

悲法禍又自此始矣

維禮第十王即位初政似甚可觀兼之法國連歲豐登本已太平無事王之訓詞亦甚深厚凡事能下體輿情又於即位之先許民數事內有一條云國中開設新聞紙館予必照各國通行之例毫不禁止俾得盡言法人大悅以為既有報館民之苦情皆可直言無隱上之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日後益我民生必無窮盡也是以歡欣鼓舞恭以為君○又有一事許民曰（按泰西定律凡人君將即位之先必歷言其所志他日期見諸施行）國家將賜帑英金四千萬鎊分給從前失地失產之人議院中有大不願者而法民則衆口一辭皆謂此舉甚當蓋緣前年法民滋事之際國家惡之查封田產而入之官既而法民中無論當局旁觀皆以法廷此舉似太不公宜取原田仍還原主法廷未使聽從然繳價到官領墾官地之人則已惶惑之至

未卜異日得有反覆、此地應歸誰氏、職此之故、遂國田價幾似程不識一錢不值、錯雖以重價購之、猶未能據為已有也、鐸禮第十王今撥國帑以酬地價、田主之心安、法王之位亦安、

第八節 法人發王受教士之惑

鐸禮第十王初繼其兄曾啓第十八王之位、衆人幸償夙願、歡頌不置、乃創有人風聞王惑於天主教中之神甫、國事孰宜興孰宜革、多惟神甫之言是聽、似屬太過云云、衆初未之信、乃為時未幾、鐸禮王惑溺之私、彰明較著矣、王新定律文曰、有敢褻瀆禮拜堂者殺、有敢褻瀆聖餅者殺、就刑之先、更須台以生罪、夫天主教人如瞽者之一物、無所見、乘王好道之際、妄欲自高位置、剏褻瀆刑以逞、固然其無足怪、特怪王以一國之主、而竟定此荒唐之律、致任天主教會人志得意滿、巴黎都城內外大街小巷、常有人揭旃來往、宣布新律、導以王族皆步行、而國之

大臣及上下議院人員無不追隨恐後提督蘇嚕代以極品武員教會責以前事之過令與奴僕爲伍執燭相隨此一千八百二十六年（道光六年）事也法民見此情景口雖不言而心大不願繼又風聞王係天主教之耶穌會裏人（耶穌會與耶穌教相反耶穌教既獨樹一幟天主教即剏設耶穌會以相蒙混誘民仍奉天主教既而耶穌會中人至各國擾亂其國政各國乃無不惡之按此係耶穌天主兩教之分）法民狃於耶穌會誤人家國之說心更疑貳旋又查明王飭派教其世子之二師傅一實耶穌會裏人從此民心全變王欲有所舉動民必先以意測之曰此必有害我之意也民心於是又全失

第九節　王不得人心

巴黎各報館皆以神甫祗應討教化不應在王所干預朝政爲言崇論宏議日出不窮王惡之即日下令申禁而民志愈離無奈姑從寬與民又知其非出王誠於是飾禮之聲名一旦蕩盡一千八百二十七年（道

年七王綱聞營伍之際巴黎各士卒皆齊齒作聲曰嘶之際皆作此聲（按西人輕侮已甚）且有口出不遜之語者王大怒（四）日下令盡革各兵名糧而又昏憒糊塗各種兵器並不限令呈繳於是各革兵手中皆有利械矣○民間一聞此舉心更不服王欲舉行新政無論其合理與否杯弓蛇影無不懷疑者其執政大臣尚有明勝於王者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道光八年）請王降旨斥責神甫不許再握教導百姓之權然爲時未久全班大臣皆挂冠而去王即命王族玻璃鳥爲新[illegible]大臣領袖照例自辟僚屬○考玻璃鳥之心地甚屬慈祥但生平有所大病萬不能使之執政既執政矣王有所命無論事之當否無不奉行綱謹一大病也其心亦弱於天主教二大病也故耶穌會中人聞玻璃鳥新握朝綱無不額手稱慶然正惟若輩之稱慶而引以爲大戚者已徧國中矣

第十節 擊革困民

新班大臣既得志與民舉之下議院員如冰炭之不相合下議院員請於王曰側聞民間之訾議新班大臣者不遺餘力可爲該大臣不能下體民心之明證今王力排羣議加以顯擢誠恐有誤國殃民之舉王曷不審愼以圖之各新班大臣聞之震怒急責下議院曰下體民心惟爾院之責今乃不知已過反肆謗毁其即日散值回里毋溷朝旨旋令法民重舉新官入下議院議事不知各新議員尤爲厲厲且與瑪璃爲一班人顯爲水火王又惡之○是時巴黎新聞紙館多深明事理洞諳時局之主筆於化導百姓之權大有關繫百姓恆視其議論以爲向背今見新班大臣舉動乖張皆大不服凡勸民不可順從若輩之語指爲即來玻璃燾忿甚謂法民本各安分其偶有面從心違者祇爲日報之所簧鼓耳我者禁設報館當必平安無事旋以此意商之於王王亦自維

口昔年我見爲人所弑亦祇容忍小民之故今宜以大烈之政使民望而生畏亂機必無自而萌況天下惟王命爲最尊安分良民豈敢妄議其敢於抗違者必其害及嘉禾之根莠耳於是不讓於民之計遂決○法國定例王欲新創一事必先與上下議院諸員再四熟商羣以爲可始可頒行王則曰浸尋衰微以至於今乾綱亟宜獨攬焉不能低首下心以聽院員之裁奪矣遂於民間新舉之下議院員尚未會議時又命其散值四里蓋示民以王有所舉必與王一鼻孔出氣之意也且更申報館妄議之禁即日繕成敕諭行將宣示及至鈐用玉璽左右大臣皆知此事之關繫非小等閒無不股慄色變王則仍冥然罔覺悍然無所顧忌而不知敕書鈐印玉璽之時即布爾奔氏六十代王位從此中絶之時也此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事也夫以關繫王位

存亡之大事、雖履虎尾、雖涉春冰、曾不能喻其危險、甚至承命刊刻謄黃之字匠、亦且不敢奏刀、而請大臣轉奏法王、別行斟酌、諸大臣之戰兢恐懼、所不待言、而王顧不動聲色、行所無事、玻璃島更語王曰、王無慮、王無慮、王旨朝降、人心夕定、巴黎都城、斷無變動、於是王更毅然決然曰、此事非余莫能為也、余亦不能不為也、

越日清晨、凡素閱莫你忒日報之人、不見館使分送、或以為偶爾遺失、乃彼此詢問、皆未見報、共知法王不許報館有言矣、於是風聲所播、先及於讀書明理之家、頃刻徧傳、捷於影響、道路間、即有二三人或五六人覿面之際、皆咨嗟太息、各有不能自守其心之勢、且謂國家數侮下民、至此而極、我輩萬難束手待斃等語、日過午、國家前給之股分票如按國家銀行及國債之類價忽賤矣、巴黎罷市矣、當戶開設之織造大廠皆閉門矣、開

斃之運惡不可以言喻矣惟聞大街小巷中紛紛愁怨之聲皆曰我輩苦情不許各報館代爲聲說更有何策以上達而救我輩於水深火熱之中乎然法民言語之間雖甚憤激他事雖亦不暇顧而尚安靜如故王於是日之晨命駕出宮從畋於原野以田獵爲樂日旰始返仍不知禍之將至玻璃島初亦徬徨及至日落虞淵未見有所變動遂思解衣安睡謂今日無事明日必仍可平安也及降旨之第三日即七月二十七日忽聞有一報館仍敢違禁私售報紙王大怒立命地方官派役破館門而入館中鉛字及印報機器等類悉數抄沒無遺時局至此法民無論何事皆不與辦其在谷滿谷在坑滿坑者無一非懷怨之人不但明哲保身者共知爲禍非小下至編氓小戶亦共知禍懸眉睫追念三十五年前四方貧苦之民紛然羣起與國家爲難時拿坡崙威燄方張

傳命各街口、俱安大礮、若輩始懼而散、哥遂定、今何時乎、拿坡侖之威欲、豈尚有存焉者乎、王宮午膳方竟、四處貧民遽起架石以投經制兵幷各兵、幷先已奉有朝命、出隊彈壓、石甫至即擊以鎗、愚民血肉之軀豈能敵武營之藥彈、充先鋒者若干人盡行僵斃道左、法民見前鋒之死傷、心慘目怒、氣更熾、直如猛火得油、遂各飛至造鎗廠、搶取洋鎗、又至造藥處奪取火藥、諸士子則取平時練習筋骨之鐵棍、共就書院階石上磨出鋒刃以作兵器、其街市間所鋪之石板、衆皆掘而起之、又共闖至民家取出日用諸器具、有馬車馳過者、則抽刀斷鞅、縱馬而毀其車、於是石片木器車輛之類、悉堆積於要道、藉藉以爲護身之營壘、而羈王士馬之足也、至是而巴黎城人無不反者、王又嚴令軍士痛加勦洗、二十八九等日、無處不戰、無時不戰、兵民互有勝負、死傷山積、而究

之額兵祇有此數民黨來者無虞行伍間亦各解體王遂無人護衛矣○王在宮中正盼望捷音之際忽報營兵敗績已被民黨逐出城外始悔前事之誤立即取回成命下詔非已并許民舉出憲章不再抑勒然而遲矣晚矣無濟於事矣王乃匿跡深宮不敢出與民相見惟猶貪戀大位希冀殘年風燭他日得以王禮葬而民黨已猝圍其宮王又始知無可挽回萬不得已攜其眷屬而出回望宮稜愴然下淚說者謂此種光景絕似昔者猶太國之大別王失位時也王既出宮僅有殿校數人扈從北去眷屬之掩袂相隨者則有魯意第十六公主雖已在徐娘年紀而姿容美麗依然顧影自憐且雖備歷崎嶇而貴主丰儀仍不稍墜然回憶公主少年時已經國破家亡之慘甚至身拘狴犴與獄吏爲伍幸獲省釋則又棲身於外不敢還鄉者二十餘年豈料幸返故宮而重

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哉撫時感事之君子知倉齊與茹茶相倚伏禍福泰然於高位之不易居也其與鑄禮第十王僭逝者尚有魯意第十八王之世子妃斗孟麗世子本封斗孟麗侯先於魯意第十八王朝爲人刺死今妃懷抱一稚子即法故王孫異日應繼鑄禮之王位者也妃雖有子且在蒙難之中而如魯璘之猶有童心沿途仍好嬉戲及遇少拂意事則又嬌嗔不已是又如陳叔寶之全無心肝矣〇王與公主及世子妃等一家眷屬狐裘蒙茸匪車不東者凡十二日始抵泰彼海門悽惶萬狀而濱晦已泊一船迎王出奔王至沙灘之上始辭扈從數殿校囑以他事淅君無以我爲念皆痛哭失聲而別王在途次法民之遇之者已無不心知其苦而絕哀憐之況殿校之能艱相從者宜其悲從中來也〇王既登舟羅鋮即指英國進發英君主聞王之至

命以虎瑚爵離宮居王及其眷屬仍有人伺候使令不失王者之儀不料法國議員變禮新王即位之後不顧英國憲禮鏵禮為君主不得已乃請法故王他去鏵禮又無可如何轉徙至波蘭密綏國旋僑居於鼓襄雖地方仍作寓公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卒於鼓襄雖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法人大起弒其王語詳第一卷王子藕連綠先封侯爵仍居於法法前王仍意第十八以藕連綠為故王之裔儻使威權漸重收拾人心恐法人將舉以為王也故遇事隱加裁制及鏵禮王第十即位雅相引重且清釐四十年前削奪侯邸之財產悉以還之藕連綠遂坐擁多金當時歐洲之富室鮮有出其右者顧藕連綠志趣甚高不以阿堵物介意而心計又甚深兼有堅忍不拔之氣其少小時以青宮之貴忽更變故所謂操心危慮患深之孤臣孽子惟藕連綠實

備嚮之今、又值棼如亂絲之際、陽託鎮靜之貌、陰定覬覦之謀、而法人則以耦連絲王子歷治諸事、無不得心應手、既逐鍔禮、國中無主、深歎其允登王位、拯民於水火之中、及向侯邸訪其踪跡、始知當鍔禮之兵與民互鬭時、業已避亂出都、其心地何如、衆亦莫之測也、既而議院諸員飭謀僉同、表請即法王位、以慰民望、耦連絲則以德薄才短、辭議院三上章申請、并言通國之人、皆願俟早正南面、耦連絲始允之、擇吉屆新之日、自易其名為魯意斐禮、法國之王也、廷臣賀表中有一國之人皆嚮出望外語、其實不過巴黎都城中人、如各銀行、各織造廠並豪商巨賈輩之為王耳、在都工藝之徒、已無不隨聲附和、若外省軍民人等、向來遇有事故、恒視都人之棄取以為向背、故巴黎既立耦連絲、即不得不從之、以奉魯意斐禮、

巴黎之民、既又譁譟而起、廢君立君、操縱由己意之所向、投無不利、於是人人自謂大權在握、幾有一動不可復靜之勢、承其後者、欲使之仍安本分、以操恒業、實屬戛戛其難、路意斐禮既即位、政府承旨安民、且諭之曰、凡屬百工、凡屬良民、急宜各自散歸、庶不失安居樂業之本色、諭下、法民有遵之者、然已萬分勉强、直以喪亂之後、民不聊生、工人所獲無多、豈能驟復其元氣、況多財善賈之人、又以法京已變戰場、時常倘多可慮、豈肯以黃榜紫標之貲、與試其金戈鐵馬之危、於是濟小如懸者、益復閉歇、要足百工之操作、必仰給於富家、富家既各播遷、百工自然廢業、貨貝出入少於承平之日者、不知其幾許、關市徵收稅課、不克濟國用於萬一、法廷體察民艱、惟工人爲尤甚、失業者無論矣、即有業可執、亦以人浮於事之故、工價日賤、倘使任其貧困、則前既操逐去

無道君之大權安保後之不爲亂路意斐禮有變之新政所須務在通商以惠工俾百工可自謀餬口之計不致別生枝節○新王之即位也承巴黎臣庶之推戴不但舊王之黨貌恭而心不然即向之曾事拿坡崙第一者亦未肯俛首帖耳而況以民主爲重之黨日多一日旣不喜君主之法卽不服新王之政於是各黨人皆陰謀不軌無不欲遂其私意而又各恃勢力罔知顧忌路意斐禮於此欲圖長治久安之策實非易易故雖暫時籠絡粉飾目前而民氣終囂然不靖通國中無貴無賤皆岌岌然抱杞人之憂國家不得不多派巡役妥爲彈壓以遏亂萌○路意斐禮卽位後數禮拜（按每七日爲一禮拜西人紀日之例大率如此）忽有一風傳之事頗礙王之名望於是衆益洶懼考舊法王亦爾奔氏之旁枝別曰康特氏亦大有聲望於時康特某前以勳望得封侯爵及年老多病不能任事則以

其子康特恩畫聾封拿坡崙第一在位虐康特恩惹而殺之康特恩惹之同胞姊妹行某女公子請其老父即得封之故侯預作一遺囑曰我死之後所遺財產之大半贈與藕蓮孫侯之公子時則魯意斐禮未即王位人亦莫之知也及是故侯忽被人扼而殺之其女公子出父遺囑知係一年前所立遂照割其財產之大半歸於法新王之世子新王即僞稱女公子逾於常格旋有疑之者謂故侯爲新王所謀殺遂有人控王於法曹經法曹推鞫至再毫無憑證因判以謠言不可信不能爲王罪而令有司別緝凶手案遂結然事聞於大衆不能釋民之疑也○當謠言未靖之際又有一實事兒妨王之聲名者王在藕蓮孫侯邸既以富甲歐洲聞既入承法統查照法例王之產即國之產王不得有私財乃魯意斐禮則以其財盡分於子女而另開公費清單令國庫按年籌

給英金一百萬鎊（照平常市價約合華銀四百萬兩）議院諸員不敢不按單簽付而民間閱其清單者無不嬉笑謂但以醫藥費一端而論似此雄壯充實之王開支如許豈較孱弱衰體多愁多病之路意第十八王尤為造化小兒所苦乎且王之禮拜堂非遇大故不肯孟浪啟門乃單中所列禮拜堂公費竟較篤禮王之懸於神甫往往無端開用者增加十試此何理乎王畜馬三百匹每匹值價竟與王翡友之一歲束修相埒覺尤為可哂王厨中造一地火爐年費英金五萬鎊不知如何燒用當此民窮財盡之際豈宜浪費若此哉〇是時法國衹設兵丁募諸工人之中者衰病孱劣十居其九募諸農人之中者怯弱怯懦亦十居其四此皆因貧窶至極農工雖勤苦操作不能餬其口遂藉名糧為津貼之需也一旦有事於疆場危如累卵矣〇新王即位之四五年中恒申報館妄言之禁

乃旋禁而旋弛者民心之不洽也民皆思我輩受無窮之苦是皆緣政府不能治國之故而報館則多論治國新法民間日手一紙視爲珍寶法廷不得不任各報館日售取價極廉之報於是徧國中名城大市無不有報館法官初訂章程凡報無官印者即屬私報不准求售法民則不問有無印花一切購之巡役雖派日日查察猶使照例拘拏知必啟釁遂相戒不敢干預時事至此而政脱矣○法廷西保國中有一私會傳說會中共訂會程六條一曰人人當有舉官之權二曰官必由民公舉且隨時可任意更易三曰偏地宜設官塾准民間子弟入內讀書不索束脩四曰官民財產宜設法整頓無任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五曰貿易必宜使之流通六曰宜請歐洲諸國同心合力不分畛域以辦大事法廷知此黨羽散布四方久必爲亂遂捕會黨二十七名付法司推鞫不意

獄詞既具、陪訊人員、反以爲無罪、全行省釋、法廷無如之何○法人欲民爲主之心、至是益深切者、明某議員在議院議事之際、倡言此事宜王爲主、台院郎大譁曰、王既爲民而立、萬事應以民爲主、不能王爲主、昌言無忌、實駭聽聞、○於是法廷日夜籌思、嚴定民人私立會黨、妄議國政之禁、民心更躍躍欲動、謂苟無民、何有王祿、我輩而立王、則我重而王輕也、奈何不准議國事、遂各有陰謀、以易朝廷者、法人拉發搜遜、即前助美利堅國人立民主之政者也、今雖耄老無能、而念五十年來、苦心孤詣、既助他國以成民主、豈能坐視父母之邦、仍受君上之束縛、於是號召徒侶、日赴其家、商議易主之秘計、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曾幾何時、徧國皆立同心會、謂巴黎民人、若受王家絲毫之欺侮、我各外省之人、同時並起、監恩師省、遂緣此反叛一次、以攻官軍、雖被殺者實繁

第十四節 新政已定

有徒仍不稍知斂跡卒逐官軍出省
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法事正值殆哉岌岌之時法京忽有擄人
飛賊知王與其宮眷將於某日出宮道經其家門之外遂在窗間先匿
二十五管門之機器礮一尊王車甫至二十五彈絡繹飛出王雖不致
損傷而有一彈子側過其額扈從之宮眷侍衛等傷亡者四十人會意
悲遭王震怒嚴旨捕治於是酷惡民主之黨自以為不能約束其衆致
釀大禍向之所謂民主而國安者實屬行不能踐其言何顏以對君主
之黨漸不敢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君主之黨則乘此機會昌言若再縱
容禍亂之來危在旦夕遂日以法律約束民人其新令之大要有二一
曰凡屬臣民有心懷叛逆肆行不軌者必嚴捕而痛懲之此令既頒人
皆謂理應如此第無閒言二曰限禁報館凡欲創立新聞紙館者必先

有鉅金呈繳國庫以爲質法人謂此令既定是必多金舉辦者流方許於觀風問俗從中別樹一幟也況令文又言一應報紙不許議王之過而肆其誹謗亦不許議論國家黨事至報館若應受罰之際不准他人捐金襄助者有印書圖於報紙者必先呈監察報館之御史覆定始許印入似此繁苛章例不過欲防民之口故法民皆不甚悅服此外又有禁民自稱爲民主黨人之令大臣中如梯耳如雞枝日後聲施爛然照耀遠近者是時於新令之定亦皆與有功焉○新令既定朝野帖然於是皆易轍改趨凡事亦漸有起色其從前唆聳民人違逆國家者皆貧無立錐之輩遂圖藉端漁利今既有業可操無憂凍餒唆聳之惡習日久漸付淡忘國家則一切刑政悉從嚴厲法民心雖不服而不敢抗違其有愍不畏死者國家軍伍朝發夕至悉力掩捕不留萌蘖倘有挑動民

心者偶蹈風塵亦逮案從嚴治罪若有嘯聚山林謀反叛逆者公家大張利網無處不有一經訪實誅戮不遺餘力民益重之而互相戒毋敢逆王旨且上年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值法民公舉官員之期新舉者大半皆君主黨中人是以王心益定王膽益壯家諸亂既次第削平即次第安輯其民民縱不甚服其王而時勢則頗安靖矣

第十五節　學校

法國學校歷久未有起色回溯前將改立民主之際曾有教導民人之法止於至善及遭喪亂朝野上下漸離彝倫既而拿坡侖爲皇帝所取者皆善戰之精兵非讀書之種子學校益廢而不講及布爾奔氏從民之請再膺王位有懲羹吹虀之意謂與其教民通達事理而桀驁不可制孰若任其愚昧治之易於爲力遂罷學校之制一千八百二十三年（道光三年）雜校大臣掌學部請重立學校以教愚民國家從之

乃先立幼學塾於各府州縣、共三萬五千所、國家常年撥帑、分助民力之不逮

第十六節 北非洲屬地 雅里積小志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鏬禮王第十在位、欲博法民之稱譽、命將出師至阿非利加洲北境、平定雅里積海賊而隸屬其地、以理言之、雅里積一地、本歐洲各國所早應戡定者、其人習於殘暴、出沒於地中海、劫掠行旅、勢甚猖獗、法前王鏬禮第五航海親征而不勝、幾殞命於波濤浩瀚之中、一千七百年、康熙三十九年、以後至一千八百年、嘉慶五年、英國法國及意大利國之斐泥師府、迭次用兵征討、皆不能克、甚至法王魯意第十四兩用大兵、破雅里積城、遂觸海賊之怒、竟敢揚帆遠渡、蹂躪法國海濱、擄掠子女玉帛、法人苦之、一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大興師旅、盡掃其礮臺而夷為平地、雅里積人始懼、乞為城下之盟、誓不敢再擾

敵境。然曰是心非英師既退仍操其海賊之故業劫掠無忌遇歐洲人則擄之問其有錢與否有錢則勒令致書回家以重價贖歸無錢則令終身服役視若奴隸歐洲各小國尤畏之如虎反奉歲幣於其酋長一若甘爲藩屬也者猶不免侵陵之禍當時法國文臣雅辣歌博學多聞思國之人無出其右不料亦遭賊擄而以奴畜之種種凶橫皆出人意計之外○歐洲人奉救世教雅里積人則奉回回教故鐸禮王第十決計平之俾救世教中人不至受回匪之侮及至大兵壓境雅里積城唾手而得尤恐其有反覆更以重兵戍之以保護地中海面之行旅而永靖海賊之烽煙雅里積事纔定法民皆欣喜過望然其不服國家君主之心初不緣是而少改且句結日衆遂釀弑君之禍○法國既以兵戍雅里積遂竭力設法以覊阿非利加洲北岸務使盡入法之牢籠而後

已然其地廣莫無垠、昔年羅馬國曾在北非洲立一省會、名曰利弊亞、羅馬人所食之麥、向皆取給於此、考利弊亞之疆宇、大於英國元地者兩倍、承平之日、生齒雖不甚蕃衍、而亦有男女二十兆名口、即二千萬及法人為政、查造人丁冊、乃僅存二兆名口、已覺可憐、且利弊亞之民仍不服法、與法戍兵時相齟齬、法兵又分外虐待之、法總兵某、以利弊亞人某甲之質然開罪也、即命痛加勦洗、竟亦其族、又有一族人、不甘受法人之凌虐、盡遁入山洞之中、自以為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不意法兵踪跡得之、逼令出降、族衆不允、法兵即以薪炭之屬、塞滿洞口、火烈具舉、洞中約五百人、同時燻死、無一免者、法國人聞之、惡其殘慘、共肆譏評、統領戍兵之法將軍、亦自知其太過、不敢置一詞也○法兵至北非洲一路、勢如破竹、及遇呼蘭 省總督雅布得堪敵、則勁敵當前、不容藐

覘奕若雅布得堪敵亦回教中人以官長而兼教授其教例然也故其權力甚雄然其心則頗好善其才則又超越儕輩法戍將屢欲取呼蘭而不能得呼蘭人本以游牧爲生牧地中人俱聽雅布得堪敵之指揮奉若神明不敢違逆前後凡十三年其兵雖不敵法兵屢遭挫敗而雅布得堪敵能迭出奇計往往此地甫經敗退曾不數日彼地又突然兵起法兵猝不及備未免反爲所傷法戍將見事頗棘手屢請濟師於國法人知戍兵之在雅里碩者傷亡絕少糜餉亦屬無多欣喜過望故有求必應各武員又急立功異域易於升遷一聞羽檄星夜束裝萬分踴躍赴戎直派兵至十餘萬之多亦無一退縮不前者且昔隨拿坡侖出戰之法兵雖七十二戰戰無不利而如諺所謂殺人三千自傷八百者終不能免有時且十死其五故雖勝而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往往鬼哭

天陰則聞、今出征雅里磧之各總兵、類皆明決有餘、兵士亦各有膽量、雅里磧土兵又不耐戰、故時或兵不血刃已奏膚功、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道光二十五年）曾在依俚地方獲一大勝仗、回教中人悉數潰逃、而榛點法兵僅死二十七人、傷九十六人、說者因謂國家養兵、日使安坐而食、於事誠何所用、今有此役、儼若藉以演武、設異日與他國有事、若官若兵、皆已老於軍旅、豈不美哉○法兵之至非洲者、既日見其增多、雅布得堪敵知不能敵、即貽書法將曰、若貴將軍能任敝總督避居埃及國、即舉呼蘭全地屬於麾下、法提督䁥木理綫允之、法王之世子與馬侯亦許之、所惜法廷設心不良、頓忘信義、傳命軍中將雅布得堪敵檻送法都、下之於獄、此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事也、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法國新王魯意拿坡崙踐位、始命省釋、又按其昔日之分位而給

以歲俸然已監禁五年矣○雅布得堪敵既俘於法非洲北岸雅里磧全境盡歸法人掌握之中回溯二十年前法國初攻雅里磧之時英國恐其一朝得志久踞不去既屢沮撓之及法国允英國之請一應戍兵事定即行凱撤始無異議當時英恐法人日漸爭强故有此舉其實法人之來於雅里磧大有裨益往者航海商貨之入其口者每年僅值英金二十八萬鎊今已增至五百萬鎊（按此指著書之歲而言）出口貨向幾無有者今則共值英金七百萬鎊從前亞剌伯人（歐洲北境前有亞剌伯人投入紛紛佔據今尚存者甚多）到雅里磧游牧設幕之處今則陸有車路水有橋梁又有鐵路一道計長英程四百里（約合華程一千二百餘里）從前海賊出沒之區今則濱海有口岸中海有明燈核其戶口則增至三百萬內有歐洲種類人二十萬所設雅里磧銀行一年所獲之息恒在英金八百萬鎊左右貿易之盛既已可想

而知、且其民又安居樂業、盡力於南畝、多種木棉粦麥蒲萄橄欖橘柚、及黃煙麻苧之類、分售各国、各国得其物以濟用、雅里礦得其錢以贍家、彼此更交相裨補矣、○魯意斐郎王在位稍久、危機已過、法民享太平無事之福、亦似家給而人足、王之耳中、遂不聞有愁怨之聲、各報館既得暢論益民之事、即亦不忍乘機挑斜、議院所行之政、皆能盡忠於王室、所執之理、又不致激怒乎人心、每事必秉公執商、勸合乎國家之意、而和平溫厚、亦異昔時之劍拔弩張、且王又交鄰有道、其大旨主於敦崇睦誼、庶俾民生老死、不見烽燧之警、蓋法蘭西自開國以來、未有既治且安如是之長且久者、亦未有豐財足用如是之富且多者、墢壓斯民既蒸蒸而日上、而商賈之習遷、国家之進款、逐年有繼長增高之勢、於是昔與魯意斐禮爲下之巴黎人、無不與高杲烈共覺當時之王

第十七節 鐵路

位舍藕連絲俟實英與屬也

法之東路本優於英國一二百年前英人之游法而歸者皆歆慕嘖嘖不能自已若論鐵路之利則英反先興於法法人遲疑審慎欲俟英人小試其端驗其獲利與否然後仿造英之鐵路先從利物浦海口築至曼徹斯德城利權已握利源已開法人聞之遂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遣研精覃思長於學問之文臣推辣歌(推辣歌即效畫於拯聖蹟海賊者)往英悉心考究確知為大利之所在歸報法廷乃議定以巴黎都城為路心四方皆可分支以達乎繁盛之城鄉市鎮推鐵路究屬初興恐有顧一之害故推辣歌又勸法廷以支支節節而為之之法不可同時開築且歷年少久或他人另出新法足以駕乎築路之上者即可改絃易轍法廷躊之至築路有官辦民辦之兩途持議久不決其主於官辦者謂國家宜

第十八節拿破崙歸郭法國

擬築興築鐵以便民者累民其主於商辦者則以創開鐵路可以獲利遂欲獨擅其利數法廷卒從商辦之議不謂法之富室倘多有未知鐵路之益者咸不敢擲黃金於虛牝至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已開辦二年矣而所成之鐵路僅有一條法廷嫌其太遲且較之他國相去彌覺天淵於是改從官辦

法人之情性恒喜動不喜靜既享太平之福又以有事為榮反謂安分守己為怯懦於是士子則撫窗縱筆野老則豆棚閒話皆追念拿破崙第一為法蘭西甚盛之際戰必勝攻必取歐洲全局之治亂盡繫於法之一國似此榮光實屬絕無而僅有至拿破崙敗於滑鐵盧法國幾為人割據之苦則盡置諸腦後嗚呼異矣且法民之心尤有進焉者謂拿坡崙雖晚節不終僅拱璧之微瑕耳當其盛時實已使法國超乎歐洲

百國之上藉非大有才畧大有榮顯之人能若是乎其妹婿某曾奉拿坡崙之命王於拿坡蝶螄而早卒拿坡崙之妹孀守多年法國是時因追䇿拿坡崙之故於庫款內賜以歲祿民間又徧立歌功頌德之坊表碑碣等類以示敬服拿坡崙之誠意於是無識之徒漸啟妄想謂若能使拿坡崙一族人重爲我之皇帝則不更榮乎○法廷之心且亦有所聳動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梯耳大臣致書英國政府云前皇拿坡崙沈埋荒島爲日已久今欲取其靈柩歸葬法國未知可否英國帕茂思登宰相即日覆書允許且曰英法兩國不和之意從此同埋於拿坡崙陵寢之中而其敦睦誼不亦善乎法廷既接英政府之書即日遣一兵船到聖希利拿島迎取拿坡崙骸骨旋在白楊叢中掘起故柩另易新槨緣其入殮之時傅以藥物故雖歷十九年之久而面目如生於是

雄才大畧之人得以重見一次既而法蘭西第一榮國第一害人之棺木載至巴黎王率王家諸貴胄以禮奉迎靈櫬由海口昇至癈病之禮拜堂傾城士女絡繹出觀爭問路由觀立以俟靈輀既過猶有肅然起敬之容旋卽入堂如禮以葬而民情既動民氣大張凡緣拿坡崙而受大難之苦概置不講惟皆追念當日幾盡削平歐洲之勳業實足以鑠古震今耳、拿坡崙在海島禁錮之際留書遺囑一[illegible]英人靳扣留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英法式好無尤遂亦[illegible]送法廷以爾追念 ○當法人盡禮改葬拿坡崙追念榮光不能自持之際拿坡崙第一之姪魯意拿坡崙本應承受其遺産者也乃正遭法廷科以監禁六年之罪拔魯意拿坡崙生平沈默寡言人莫能測其城府及見法人敬愛其叔至於此極因念時會已至大可乘機而起恢復故業遂由英京倫敦挈其從員乘舟徑抵法國撥瀾海口束裝登岸詣鎮守撥瀾之營壘卽宣言曰

第十九節巴黎[illegible]黨亂事

我先叔皇帝之遺骸不合葬於未能變化氣質之法國凡我所以來盡欲變化法人也頗能行其志與否則在爾等猛將勁卒之向背矣隨解私囊大犒將士乃飭閫鎭將不特力卻其師且約束部下毋得臨就魯意拿破崙魯意拿破崙知事不諧急與其羽翼奔回來船而地方有司已至督飭兵役一一擒之申報法廷法刑部依律定擬曰魯意拿破崙狂言惑衆大逆不道罪干監禁終身遂送諸獄錮鎖如法

法之衰也他國之兵所奪其都城易如反掌然猶曰強兵壓境亐禦較難耳乃亂民揭竿而起初非有良將之指揮雄師之倡儀亦可扶巴黎之濟衛而竟入其郛君臣相顧徬徨驟釀失國之禍人皆謂內憂外患之相逼而來者皆緣防範之疏況內亂之可憂尤深於外兵之爲患者意悲禮王既即位棘心世變篤目時艱計惟有廣築礮臺以壯纖疆之

聲勢遂以王命造議院云寡人欲於巴黎之四境密築礮臺擊柝之聲
彼此皆可相聞而臺上則宿衛重兵安置大礮敵國之師猝起礮如雷
震彈似星飛則圍城之禍可免也礮臺之礮又皆可向內轟擊巴黎城
中無論何處亂民謀為不軌即移禦外侮之礮以靖內亂有備無患計
似莫善於此爾等其集議以聞議院既奉王命集衆議之餘王班各議
員固屬惟命是聽其主於護民一班之各議員則謂此舉若行王權愈
重城中民命危如朝露非國之福也我等從長計議莫若於巴黎四境
徧築城垣又於女牆之內開掘壕濠則金城湯池自無虞敵兵之犯我
矣議上王亦首肯卒之二策並皆參用國庫中籌撥共金六百萬餘以
為保護巴黎之費又循九議員之請凡礮臺中一應甲仗皆由議院為
政王不與聞而武備院中增置大小礮位二千尊隨時可以調用

第二十節 法民不安

是時法國之事外觀雖似太平而察其隱微實多紛擾誠恐禍機既伏必有猝發之一朝謀國者於此亦大費躊躇矣及推原其故上等之人無論也中等之人諸事順遂年中獲利不貲亦不慮其變動惟工價日賤手藝中人毫無生色遂妬忌中等人之坐擁厚貲或有謀提而取之者此其一也法國之民之置有田產者約居其半法廷因欲籌還國債之故徵賦重於往日小民終歲勤動完納國課之外所餘無幾甚至不敷度日不免怨聲載道此其二也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巴黎百工私立會黨遂因富室不允增給傭值之故糾衆停工以挾制者數次法國定律凡有挾制東道主同心停止工作者罪不赦遂由兵役逐次拘獲頭目論皆如律然怨聲載道滿衣民之見之者無不痛心疾首外省遂多蠢動法廷恐巴黎人亦將滋事旋命調兵入衛百工益窮無

聊賴之際富戶既斷不允畧增庸值鋌而走險會黨益熾猶幸禍端者雖不救猝然變起而厝火於積薪之下識者咸爲寒心如焚矣〇魯意斐禮之王於法也太平之象固絕無而僅有桑榆之計亦絕後而空前一千八百四十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共養兵六十四萬名專防內亂兵部之所支付已屬不貲而工部又支付英金二千餘萬鎊上溯一千八百二十九年（道光九年）共支國費英金四千萬鎊耳是年乃增至六千萬鎊是較之法國大亂之先尤有增無減也入不敷出勢所必然有理財之責者亟思設法補苴然田賦已括糧及米萬難再議加徵因思歷年以來有並不納賦之地畝若使國家遣使丈量凡有溢出於田契四至之外者悉數升科於國用不無小補議既定使者四出不免騷擾於是萬分棘手之事如銅山東崩洛鐘西應而實皆計利之臣階之厲也謀國是者可以

滕矣〇箭法廷之遣使畫地也厥有紳衿數輩鳩鼓小民謂國家欲絶我粒食是可忍孰不可忍與如不讓之爲便及使者至小民惟紳衿之言是聽遂敢羣起阻攔法廷又以騎虎難下不得不多加殺戮蓋手足而法之覆亡無日矣

法國民數是時已增至三千四兆定制凡人民有田產每年完納賦稅在其金八鎊以上始許擢舉官之權然富者少而貧者多納賦而至八鎊已在小康以上故合例舉官者僅得二十餘萬人而此二十餘萬殷戶之心又不免與民心互異凡其所舉之官不必皆民心之所屬也夫以民望不屬之人一旦身居民上安冀其舍己而爲民法民則又以其爲己之心太重不甚心悅誠服官民之間漫多隔膜况彼官之名殷戶又多私其親戚故舊俾之膺印綬綬者之榮國家既允其請者衆即盡

忠於王室不顧民間之疾苦法國額設大小文武各官十二萬員魯意斐禮在位十八年中凡合例舉官之人能出死力以助國家則其族戚姻婭必多居顯職由是賄賂公行賣官鬻爵之事時有所聞自法國大亂以後官常不飭之弊未有如此時之甚者拉馬汀者法之名士也嘗語於人曰法廷奈何使有理之良民變而為無賴之乞丐哉語雖過激要亦不為無見○法國不乏明哲之士皆言當今之世欲振興乎法國必先感化乎法民於是求新班中各人皆思創立法以救舊弊若論舉官一節則頗不甚同心或謂宜令年納英金四鎊以上賦稅之人即准與於舉官之列或謂但須年納英金二鎊即可舉官此二說者皆已奏明法廷而魯意斐禮王力持駁議且曰此不過目今癬疥之疾弗藥有喜指顧間耳何必別求和緩致涉紛更說者謂時王已在暮年故一切

新法皆所不喜、其實王之度量本不甚寬宏、時勢亦不甚明晰、而且視民心之好惡爲無足重輕、故諸事皆不肯俯就也、〇求新班中如雅拉歌列肖約倫擺盧如羅衣百蘭答如梯耳如拉馬汀諸人、皆優於才畧之賢一、以爲物望所歸、既皆以變通國政爲當務之急、國家創有權力執亦無所用之、故若輩變通之法、漸推漸廣、國家畏懼之意、則日積日深、英國求新班各人、昔日所求請於英廷以變通之妙計、是時法人即仿而行之、各名士分往各大城、[illegible]建設酒館招邀朋[illegible]、所會者輒數千人、席間皆暢論國家受病之源、且下求醫之道、雖有人激昂慷慨、聲淚俱下、然均安分守法、絕無陵越、惟國家所派巡役、即使國家選禁、時或加以攔阻、然民心既向、勢必漸臨、區區數巡役、豈尚在其目中、大會之舉、甚至經旬累月、此散彼聚、莫可究詰、時局遂益復可危、然王與守舊

第二十二節　法王與西班牙同事錯

班中之雜役大臣、皆虛之吏、然盡知以賄得官之衆、皆倚王以爲貴賤、王位若有動搖、若輩必遭削黜、故其翊戴王室之悃忱、大都百折而不撓、又知各弁兵久受王家之豢養、必能矢護國之忠誠、是官與兵皆惟知有王也、小民無權、縱使搖唇弄舌、何關得失、於是民心之所向、既不其理會、民心之所求、亦不甚體貼、

魯意斐禮早知修好於英國、爲平治法國之第一義、故歷年以來、與英國交涉諸事、務從退讓、不肯無端開罪、法人某因作私史云、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法幾英之藩服、嗚呼、亦虛誇矣哉、是年英君主維多利亞親至法國、與法王爲兩君之好、於是法王魯意斐禮誇於人曰、英君主之來、不但見英法兩國之交固如膠漆、且以見寡人治國之道、賢臻絕頂、故親降玉趾、以示欽佩之眞誠也、英法好會以至祈歷十有三年之八歐洲列國帝王若以法國爲有易

（於法案之寓也者皆與法王家無交誼人至謂之國之君主錄議法都以見法王宣法王之書出切要所也）數月以後法王亦往英都、亦報謁之禮於時獻酬交錯議論法國與西班牙國交涉大事彼此亦能曲承遂相與訂約而歸○先是西班牙君主處子也、（按其君主係女主亦以公主而繼）甥與其宗家之妹則西班牙前王之次郡主雙嫁於從兄之禮王之兩世子法王亦於國之意雖不欲法西兩國過於親密今欲娶西班牙君主以爲媳必將開罪於英因但聘其次郡主以爲法王四世子孟蕃習侯之夫人而餅謝西班牙君主請其別求婿於法王報謁英君主暨明情節英君主維多利亞與英大臣甚嘉法王之和睦許其照辦惟英廷賴稱有請若孟蕃習侯欲與西班牙次郡主成婚必須俟次郡主之姊即西班牙君主業已下嫁且生有世子或郡主始可選擇吉期（按西班牙例王女郡子可傳位於其女即位之女或又早天則傳兄終弟及之例傳位於其族英之爲此請者蓋恐西班牙女主一旦理喪其子則孟蕃習侯所聘之次郡主繼西君之位法與）

踴合於衆法王亦允之且載書而歃血焉乃往再三年西班牙君主依然待
字朝廷而法王猝不能制遂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以國書
致西廷請踐舊約即以西班牙君主及其妹次郡主婚娶爲法王兩世
子妃似此婚姻之事君以歐洲目下而論不應與他國相干不知當時
歐洲各國之交涉有遠勝於近年者當時歐洲國權大半皆操之於君
上法世子既與西班牙君主共牢而食合巹而飲法王爲西君主之阿
家翁即可兼掌西權若使法王援召西班牙兵艦與法兵艦合力以攻
英英必不支故不得不預相裁制也〇法王之背英盟也禍之始殃之
根也歐洲各國既皆以背盟之人爲不足信無不鄙而薄之即其本國
之民亦以爲王非信人益復鄙視且英法兩國邦交最密之時法民外
懼英國必將力保法王故相戒不敢妄動今王以背盟之故開罪於英

第一千二百三十三節 巴黎報館[illegible]

法民知一日尚作英國必不肯保護、遂令羅羅欲試攻報館主雜紛議法王之無信、爭刊報紙、刺刺不休、乃巴黎法報館亦一一錄入法報、又傳聞英君主雜多、並特致手書於法王、為居間解勸、以仁恕之故、英君

[illegible]

王今知列國帝王皆賤視之、民心更形不滿、

蓋當此時、王亦知民之不附已、亟思稍自韜晦、張民氣於公平、不覺稍改前轍、惟務要結議員、於兵士中擇其誠愨之輩以相時、然後厚兵士見其擧、民亦假形其薄待、特求久固、於是議生各事、又頗進伍其操縱、迄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英國議院據一大條要事、於是即有一日

報書言其姓氏先祖爲何等世爵又言某戲園甫欲開演卽遣大僚禁
止戲園以多金招之始許登場奏技又言某處造廠失火之際實緣總
辦侵蝕太多自行縱火以滅其迹又言兵船關閉口樞時支應甚多以
誰能設和於飲食中終之言就不脩德行此外何顯榮云云蟲蟻蜂
起夜案禁止八〇一千八百四十五六等年道光二十五六年秋收少歉糧價騰
貴適與大饑之年無異巴黎城中諸大家倘有憂民之心遂以地方列
名懇請英〇〇助巴黎糧鋪賤價而預備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
公家所入〇〇一歲數之出款不敷英金一千二百萬餘危險之象益百
出而不廢矣〇法民睹此情形皆欲同心協力迫令法廷速改舊章以
撰期蘇元爰〇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求斯班中
人明目張膽言民間私立之會皆屬惡黨不可不查有以救之前後二

十日間此倡彼和娓娓動人且請於法廷重行推廣民間舉官之權雖
倏次臣不許求新班中各員更四路馳書於朋好請兼知名之士大會
於法都巡役知而禁阻之求新班懼而罷會然外省人仍未之知也束
裝赴會者絡繹不絕於道乃既至巴黎無所事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illegible]二月二十一日忽皆從逆旅中出但見六街三市間萬頭攢動
於是彷徨不知將作何舉動聞之此中人士亦皆相顧茫然猶幸警兵
亦不敢遽形紛擾深悅仍無動靜二十二日巴黎人晨起開門但見各
總路口旗幟飄颺各處叢置兵又有御林軍往來策應於是共知王
有自危之意立即閉門罷市民氣愈覺騷亂且巴黎城外居民亦紛紛
入城矣人集愈多亂勢益熾是日之晚有數處街民各取其竹木雜器
堆積道塗以為禦備民皆狙伏其內既可藉以藏身又可羈上馬之足

忽報修理槍械之店舖已爲人搶劫一空又言御林軍竟與民人有同

志而不願助王尤爲可駭○第二十一日法民之初起也王與大臣愁

急不知所措卽逃出太遠理宮從長計議咸謂安輯民心之長策莫妙於

更易大臣於是降旨將雞梭上牘斥職而以求新班中領袖梯耳及烏的

倫攙議爲宰揆處大臣又以揣欺德爲大將軍統領京營全部士馬似

此文武兼施既可速籌新法又可鎮遏亂萌部署已畧定矣不料二十

二日甫交下午忽釀一大禍從此法廷卽有新法亦屬虛不能行嗚呼

此殆冥冥中有主之者乎法兵之出也於各總路分別駐防之外別派

馬步分發各街駐紮時某署之前後左右擁集亂民不計其數紛紛滋

擾馬隊哨官已厭而惡之矣亂民中忽有一不知姓名人手持洋鎗向

馬隊中砰然轟入哨官大怒急督馬隊鳴號回擊百彈同時並發民之

第二十四節　衛遷王議

傷亡者五十人雖已紛紛駭退而察其死者扶其傷者沿途劫掠車輛雜置屍骸砲架廢戟亂谷街大聲疾呼命民聚觀并澀訴宮軍之慘酷衆心益忿甚至涵養有素之士子亦皆怨矣衛冠不能忍耐

是夜新將乘播散傳分命偏裨將校督飭衆兵旋將各街民所立寨柵知小隊裝載金鼓佔據民黨屯聚之市肆間已肅靜無譁矣詎不料新軍機總大臣忽謂亂民之起宜務文德以為綏輯不宜修武備以逞凶殘遂於二十三日清晨傳令撤防庶幾民懷其惠自可立就牧平豈知大兵甫撤亂民又起直趨太連理宮其時王與宮眷皆已避御早膳正與諸大臣同坐便殿以待民間之動靜忽聞有奔騰喧擾之聲自遠而近毛剗取鏁重叠數大臣之姓氏譏戲所命之標目及烏的偷攘擄肆大臣更急求新者也使之同入軍機處會商新政乃由將帥解係見巴黎

來報館主筆紀爾謨亭直入王宮，原方諮問，實如其來加之故，紀爾謨亭即為發語王曰，王若負氣大位，法事為不能安，徒為失臣何益於事，王怒不許，然聞吞應唱擾之聲益近，諸大臣共勸王不若從紀爾謨亭之言，自退王位以救之，然府之憲王喟然長歎，僻然發名於擬上退位之詔，即日傳位於其太孫，而亂民已紛集於宮門之外矣，諸大臣急共保護曾意斐禮士及其宮眷出宮，覓路旁適有二車，遂以招入，曾斐禮士即許以皆偕挈同宮眷分乘之，條條蕭然遁出巴黎城，然回望故宮亦如前王之潸然淚下也，又念昔者歷代法王當蒙難之時，類多避往英國，遂命從者向海口駛行，凡在路奔馳者七晝夜，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按西歷二月係正二十八日即中曆二十三日至此凡七日也，歷盡輪蹄跋涉之苦，始抵海口，附登商輪船向英國進發，既至英境，報名於海關，自稱為四述

第二十五
附法又擾民
亂之圖

得先生及其脊屬〇法王既遁法國制治之一新法又剏烟滅灰銷嘗法民舉穠建新爲法王之際本冀其下體與情以行新政然非出於全國之民之公論也僅在巴黎增與官之權之衆人也且即以此衆人言王亦不知静貼從侍濫賞官爵以爲收拾人心迨若衆之心便服王仍得自逞其私慾一切治國之法與歷代法王不甚區別試問以長心之何者則惝然而不知是以法人大起而逐之別求治國之新法治法人歷六十年之久求之而未得者父傳子子傳孫求之之心終未樹哉也四迷得先生既遁政府議立新章名曰暫朝廷而舉拉馬丁爲新廷之主夫以此時而治法民恢擬嚴蔑玉初立時尤爲無從措手巴黎城中死傷戮殺其萃而生存者忿怨之氣發而思洩皆大肆猖獗不知理義爲何物兼之貿易瀰澁糧食一空法民飢餓相倚加遇凶年迭

有大隊亂民闖入太僕理宮搶劫飲食其部院各大衙署之外皆有無數亂民四圍環繞其甚者署中樓屋廳堂及大員辦公之所或竟遭蹂躪迭劫掠雖不敢加以禁阻拉馬丁既至公署即有一隊人若不知其何以為民也遂令與其同班之官示巴黎府尹衙門分途蹤迭之人或持鎗或揮刀或執長鋒之利刃者環衛大衆當前解人府尹黎羅合維依一小兒身讀還定對衆以安輯法京之民拉馬丁無奈與其同僚諸官員從長討議凡歷三日三夜不得小休且衆人之在其前後左右者時而以鎗敲擊時而舉手挾持特而用強捕拖舁而至衙門外紛所至傷刺前後凡二十次皆還付亂動衆民萬不可聽前說之擾亂安寧宜其附從以待別有整辦理可矣法京之亂至此而極然拉馬丁與其同班中諸員能禦之所尹署中告示陸續繕發往往一示甫經張挂讀者尚未終篇後示又如飛繳貼計一二日之間已將法國歷代承襲之世職盡數革除而多設工作大廠使民皆有業可執又發款購糧以贍饑民凡此皆新政之可紀者至若大犒逐王出境之人而變易國旗之徽章又命栽自主之樹於大道之兩旁其時法人大半皆謂歷年所受之苦皆因諸帝出王爲政民間

不得與聞所致此後宜使法民各有自主之權乃擬積酌產於邊旁栽種新樹以志不諼各街市凡有粉牆皆大書自主平等同胞三字按西語以上三項僅以三字譯作華文則六字矣軍政之不便者則改之舊作之不合於刑之舊律有言凡人欲思妄改國政者死罪今則改從輕比王所設之大工作廠可容工人十二萬名皆有所事每工每日給以法金二佛郎克每一佛郎克約合中國通用洋銀二角許○新政既立巴黎民人鬨口同聲皆稱頌於拉馬汀其同志闔茲姓皆口說私無不喜出望外彼此抱持歡躍甚為汀且曰以此大喜賀慶沒世不忘之事○暫朝廷新政既立議院諸官必應羅舉又知向例須民年納英金八鎊之賦稅始許舉官殊不洽於民情也遂命革除之凡年已成丁之男子不論其有無納賦悉准舉官惟須公推明習之士能立治國之新設者始許入選不得以濫竽充數舉官既定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頒發民主之新章其大旨畧言定律之官惟在於議院議院之官即法蘭西國中人人可以公舉非

可指定姓民者也舉行新律者上有民主之君下有民主之官民主之君以四年爲一位在位時黜陟左右大臣之權君得而操之全國之兵柄君得而持之鄰國之交涉君得而主之四年位滿事無巨細不少得議可再舉以繼君位八年位滿亦如之且可歸還不敢當其舉者之際衆民亦無不與聞且可用投筒暗舉之法以免其召怨杜其市恩凡此皆新章之大旨也及付議院公議凡七百六十七議員中以爲是者七百三十七員以爲非者僅三十員是百分中之九十餘分詢謀僉同矣遂可懸之國門不能增損一字矣然而法人之劫運未除即有良法美意以相挽回仍須經歷多年之磨折始克如願以償也○且其間之風波更有不可測者法京求新班各官正在創思良法之際萬不料巴黎肝凡之民猶藉新章未盡妥善爲詞以蠱惑愚民遂於一千八百四

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重張旗鼓大肆猖獗朝廷無可如何惟有速命賈翻非爲大將軍總統兵事且恐亂民之馬擾靡所底止也畀予賈翻非以便宜行事之權分道出師竭力彈壓不料亂民狃於故習謂國家卽以兵力威我我前已屢獲勝仗何畏之有且亂民各有器械其膽益壯其爲之渠魁者又頗有才幹各街市自城內以至城外自始迄終以迄平定其築立寨柵四千座且城外之所築者尤多於城內賈翻非將軍督率兵士而來遇林立之寨柵不得不用礮轟毀亂民亦無不憤恨各奮勇以相抗拒凡歷三晝夜之大亂始克一律盪平而兩旁街已流血成渠道旁屍骸亦如山積矣